

菱溪物语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 忽 艳

很久以前,一直有个梦想,即在一望无际的碧绿的大草原上策马奔腾,任襟飘带舞,耳边风声呼呼。这样的画面不定时地出现在脑海中已有好多年,如今终于有机会去实现了,等待的日子里除了向往便是期盼。

与同去的表姐一起从南京乘飞机直飞呼和浩特,经历了近4个小时的航程,飞机终于降落在呼和浩特的白塔机场。机场出来,回头发现,蒙汉两种文字书写的“呼和浩特”四个红色大字在净蓝的天空映衬下,极具异域风情,众多旅客纷纷拍照留念。

按旅行社给的联系方式,找到了地接,这是个90后的小哥,中等个子,皮肤较黑,戴着幅黑框眼镜,斯文的外表与印象中的导游相距甚远,他声音洪亮且说话风趣。在小哥的召集下,很快组成了一个近20人的小旅游团,原来大家竟然都乘坐同一个航班。一行人陆续上了早已等候在一旁的大巴车前往呼和浩特市的一家宾馆,入住后已是晚上7点多。“蒙餐作为极具地方特色的餐饮,是北方餐饮的浓缩之一,吸纳了地域特点、气候特点、文化特点,蒙餐作为内蒙古十大文化符号之一,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车上听导游小哥介绍了

宾馆旁边有家味道不错的蒙餐馆,内心便充满好奇。于是,刚放下行李就拉着表姐赶紧去找到这餐馆。考虑到自己一直不喜欢晚饭吃比较荤的食物,所以尽管羊杂碎汤和血肠让我心动,权衡再三后最终还是放弃了。经过一番挑选对比,我们选择了拔丝奶皮、莜面和凉粉。

莜面、凉粉虽然味道不错,总觉得与家乡的美食相差无几,印象最深的当属拔丝奶皮了。首先听名字就已然有股浓浓的蒙味,餐馆大哥说要稍微等一会,因是现场制作,需要时间。好菜不怕晚,等等就吧,反正也没什么事,出来休假本来就是减压放松。大概十几分钟后,终于等来了这道菜,之前从没听说过拔丝奶皮,所以压根也没想像不出会是什么样子。随着餐馆大哥的一声吆喝,只见雪白的瓷盘内堆着一堆形状不规则的金黄的面食点心,上面零星撒了些芝麻。据介绍,拔丝奶皮是内蒙宴席中为数不多的甜品,这道拔丝奶皮是在面食中加入少量奶皮,与我自己脑补的全部用奶皮制作完全不同。

吃食是一种幸福,品味则是一种情趣了。只见焦黄色的面食在灯光的照射下泛着晶莹且极具诱惑的光泽,用筷子夹起一块,细

细的拔丝便出现了,被扯得老长,入口先是酥脆的糖衣,脆而不干,甜而不齁;其间还有面食的松软和糯糯;随之而来的便是奶皮的醇厚香味,绵柔悠长且口感饱满,几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咽下去之后唇齿留香,瞬间自己便被这道菜的酥、甜、香、脆所征服,此时没有静静的品味,只有大口朵颐,于是不停歇地吃起来,直至再也吃不下为止。

接下来的行程是前往阴山,大巴车翻越阴山山脉,感受从小便熟知却仅停留于想像中“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辽阔场景。随着希拉穆仁大草原的到达,终于出现了期盼已久的骑马项目。在接受蒙古族最高的迎宾礼节——下马酒仪式后,把行李放置于当晚要入住的蒙古包,便赶往马场。可能是受书本和电视剧的影响,内心一直对骑马情有独钟。之前曾在公园里骑过,那充其量只能称之为“遛马”,因只是骑在马的身上,任由训练有素的它晃晃悠悠地闲庭信步,所以到了这里对骑马充满了向往。

现实与想像总是相差甚远。真正骑上马才知道,这里没有策马狂奔,也没有襟飘带舞,有的只是悠闲自在,不急不忙。进入马场,等我们整团的人到齐(不愿骑的除外),一

个个戴好头盔后被工作人员扶上马,一群马队散漫地走着,有两名蒙古骑手左右护卫。按捺不住内心的欲望,我几次抽打马匹,试图让它跑起来,其中一名年轻的护卫小哥告诉我:“你这样没用,这些马都是经过训练的,它不会听你的指挥,看你好像有点基础,如果想骑快马,待我们行程结束后,你另外交费,我带你跑一圈。”闻听此言的我乐不可支,欣然接受提议。于是又交了200元,满怀期待地骑上马准备开始蓄谋已久的计划,谁知马已跑起来,缰绳却还在小哥的手里,他骑马在前面领跑,任凭我怎么喊,小哥就是不松手,他说这是规定,如果技术不行,力度掌握不好,出了事谁也负不了责。骑马驰骋大草原的美梦这次又破灭了。即便如此,这一趟快马已让在马背上的我颠簸得面红耳赤、呼吸急促,气都快接不上了,原来骑马也会这么累,小哥却与平时无异。看来许多看起来很美的事物,也仅仅停留在看的阶段,且让美梦继续保留着吧。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相约去诉说思念的情,如今依偎在草原的怀抱,就让这约定凝成永恒……”带着遗憾的我走出马场时耳边飘过这首歌来……

让泉诗韵

每只鸟都能叫醒一朵花(外二首)

□ 李 季

每只鸟都能叫醒一朵花  
随便一抬翅膀  
就是阳光和欢喜  
我的目光追逐不上鸟  
甚至也追逐不上花  
花和鸟  
都在春风里  
跳跃  
我很快就分不清  
谁是谁了

我想象过一朵野花笑的样子

我想象过一朵野花笑的样子  
在河边,在山坡  
或许调皮的蚯蚓  
挠了挠它的脚趾  
或许过路的蝴蝶扇了扇  
它的眼睫,或许  
它突然想起了什么  
忍不住笑出声来  
笑得花枝乱颤  
笑得满面绯红  
而笑是会传染的  
一朵花笑了  
很快,一片花  
都笑了  
春风拂来,世界美好  
大地上,所有的花  
都笑了

我对春光有无限的贪恋

迎春花染黄了河岸  
微风吹来,柳条垂碧  
如谁家的窗帘  
在轻轻飘动  
  
燕子归来  
如游子返乡  
看不够故土的风光

我行走  
花采照亮的田野  
像所有人一样  
心怀欣喜  
像所有人一样  
我对春光有无限的贪恋  
仿佛忘记了长别的亲人  
忘记了人间  
年复一年的悲伤

望 春

□ 黎大杰

春天似乎是虚空的  
去郊外,天空了,地空了  
而溪流带来时有时无的信息

偶尔想起一个人  
偶尔遇上一个人  
春天与这个世界有太多交集

来来来,没有多少人在意  
就如脚下的这条路  
重叠着众多的脚印

有许多事物正在休眠  
而我,是冥想者,是虚妄者

清流漫谈

逢 集

□ 沈正武

涧溪老街,方圆百里闻名,狭窄街道的青石板记录着古老文化的悠久历史,数百年来它的声誉、名望仍与日俱增。

主街道呈南北向,长近800米,另有两条侧巷横跨东西。街东原有庙宇,街西有贞节牌坊,街北一条河流直通七里湖进淮河,是古镇进出货物的主要港口。

街道两面主体结构为青砖小瓦,户与户交界有高高的防火山,高墙跌宕,造型别具。一排排青砖小瓦古建筑,错落有致;一户户经营商房屋外,客来人往。

1965年春天一个逢集早上(农历三六九逢集),东西南北四面、几条街巷迎来八方赶集人。挑柴担草、牵猪赶羊、抓鸡提鸭,男女老少,三五成群,怀着不同的目的,追寻各自的需要,从10至20公里以外,来到交易集散中心,进行着各自买卖和交易。

逢集,最拥挤还是街中心供销社,棉布、百货、杂货等几个门市部,低矮面积小棉布柜台前,重叠三四排买布人。虽然品种单一,但阻碍不了生活需要的百姓;虽然规模不大,但影响不了生存所迫的大众。虽然就是黑白红蓝色,但仍是抢先等后的喧哗声,块儿八角一尺的棉布,既要收钱又要验布票。

物质匮乏的年代,买盐必需的,绝不是每户都用酱油醋,只能讲来客拿瓶买酒喝。密集的人流,选购的尽是生活必需,要买的全是

生存必需,买不完的心里空缺,补不齐的实际需要。

农民只能靠卖点农副产品、畜禽蛋类,换取点零花钱。一斤鸡蛋几角钱,一只母鸡两元钱,一斤鸡蛋价格买不来一斤猪肉。平时买肉不是每个上街人要做的事。

是逢集的人太多,还是街道太窄,从南到北的主街道上,从天亮到中午,全是满满的人,人拥人,人挤人。

街头巷尾仍会聚集着青年男女,他们既有低声的说说笑笑,又有低头的眉来眼去,更有那种无声胜有声的蜜意传递。

我们家离街很近,父母亲不是逢集要买卖的平时早已办好。

已是中午时分,西街后的文化广场上一些老听众仍专心贯注,只听那五十多岁男子左手高举半月式钢板,右手用力敲打鼓心,用他那公鸭嗓门使劲高喊《岳飞传》。嘶哑的演说,叙的是真实的历史故事,讲得让几百人入迷,吓得让胆小人害怕,演得让心软情弱的人掉泪,围观的人个个如痴如迷,在场的老老少少目瞪口呆。

下集的人群,有肩扛扁担背背筐,有拎着竹篮手换手,买头小猪不愿走,牵只小羊咩咩叫。

涧溪街逢集由来已久,可以和古镇年龄相提并论。



年年有余 邵兆雄/绘

文学的鸿雁又飞到了金色的池杉湖

□ 陈春明

届大会,经过一阶段的筹备,8个协会中第一个启动,至关重要。但当年驶入来安县池杉湖湿地公园景区时,我的眼睛为之一亮,眼球被红杉树吸引,思绪被池光水色锁住,陶醉在眼前的美景中。

我从小在湖边长大,也见惯了皖南山里的许多杉树林,但池杉湖的池杉却是别有一番风情,本来生长在山中的杉树在池水里的挺立,山上的景致嫁接到水中的位置,杉树一样的笔直、伟岸,形成浮在水面上纤细、水面下粗圆这样别致有趣的景象。杉树的叶子,红得有韵致,是桔红色的红,象征收获和浪漫,犹如冬日里跳动的火焰,燃烧的激情,魅力四射,直逼人的眼球。穿上救生外套,坐在木质小船上行进,船在镜中,树在湖中破水而立,华东地区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生态最优的池杉林渐次展开,一棵、二棵、十棵、百棵……五万余棵池杉遍布整个湖区,好一片水

上森林啊!红杉树在池中生长,鸟在树林里生存、水中嬉戏,包括世界濒危的珍稀物种青头潜鸭以及黑天鹅、鸬鹚、雁鸭、鹭鸟等一百余种野生鸟类,人坐在小木船上仿佛在画中游,整个池杉湖就是一幅大型水彩画!池杉站立起来正直伟岸,供人欣赏,躺下来竖排铺成路任游人践踏。走在湿地公园由红杉原木竖式铺成的栈道上,没有横排踩在上面舒适安稳,但按摩观光者的足底,激活血液健身效果明显,或许也是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吧。

时序已进入冬季,穿行在杉林中的木制栈道上,满眼还是姹紫嫣红的景色,沿途观赏来自国内外的200多种耐寒、热带睡莲亭亭玉立,娇小可人,有尽情开放的,有含苞待放的,有并蒂开放的。

当我们采风的队伍沿着木质栈桥穿行在湿地公园快到出口时,只听见一阵清脆响亮的雁鸣声打破了这冬季沉寂的天空,大家举

头望去一排大雁人字形从公园飞过。行人雁湖壮丽的立体画面。联想到昨晚在启动仪式上秘书长安排我代表学会演唱的歌曲《鸿雁》时,我不禁想到“鸿雁天空上,对对排成行,杉树红,池水长,湖面上,春意暖……”我们散文学会的作家们就像头顶上飞去的雁鸿一样,文学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故乡;激情荡漾,心怀远方,带着灵感,即使在这冬季也展开翅膀从全省各地飞到池杉湖装扮的红色湖面,来追寻诗和远方。

匆匆穿过荷花园,无心欣赏150余种名贵荷花,文友们纷纷上了停在路口接送的大客车到镇食堂就餐,我意犹未尽、恋恋不舍地上了自带的车,与文友们匆匆告别,还有300余里路程才能返回审定明天会议的主持词。

两天的来安之行匆忙充实惊艳、加强了交流,既欣赏了红杉湖的美景又没有影响协会的换届大会,真是不两误,累并快乐着啊。



知名作家看来安 采风作品选登

当第一次接到省散文随笔学会的采风邀请函时,心中很是迟疑,除了年底忙尤其是赶上我区文艺家协会换届大会紧锣密鼓进行之时,身为皖南专委会副主任,来安县我还是第一次去,心存向往且采风的广告语“文艺助力,来者皆安”,谁不投个平安吉祥呢。

此次到来安,我还带来一个任务,就是想请省里的名家大家为我新近出的散文集读书分享会点评,所以我调了专车准备参加一半采风活动就返回。27号到达来安参加晚上的启动仪式,第二天对安排的汉河新区、盛世高科轨道装备公司等景点我是走马观花、心不在焉,一心指导谋划着第二天的区科协换

